

穿过 故乡的风

CHUANGUO
GUXIANG DE
FENG

尉峰◎著

天气逐渐转凉，大雁开始飞向南方。
它们的意志总是那么坚强，从不动摇，从不迷茫，从不彷徨。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天气逐渐转凉，大雁开始飞向南方。
它们的意志总是那么坚强，从不动摇，从不迷茫，从不彷徨。

尉峰◎著

穿过故乡的风

CHUANGUO
GUXIANG DE
FENG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哈尔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穿过故乡的风/尉峰著.--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2022.7

ISBN 978-7-5317-5593-7

I. ①穿… II. ①尉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2)第084201号

穿过故乡的风

CHUANGUO GUXIANG DE FENG

作者 / 尉峰

责任编辑 / 金宇

封面设计 / 现当代文化
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
邮 编 / 150008

发行电话 / (0451) 86825533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地 址 /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

网 址 / www.bfwy.com

印 刷 / 成都市天金浩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/ 145千

印 张 / 6.5

版 次 / 2022年7月第1版

印 次 / 2022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5593-7

定 价 / 39.00元

序

曾 强

认识广灵籍作家尉峰兄，源于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他的一篇散文。文章是写苦菜的，是写其母亲的，是投射作家青少年生活的，无疑也是映照一个时代的。经历苦难虽然身心必然要遭受到磨砺、考验、创伤，甚至不幸，但何尝又不是一种逾越苦难后的宽适，砥砺心志后的激励，以及改变未来的强大动力呢？所以尉峰在文章结尾说，“想起苦菜似乎是一件幸福的事情，就如同想起母亲”。是啊，正因为“母亲”那代人一生经历过了太多的苦菜般的苦难，才赋予了后辈、后辈的后辈可以更多享受幸福的资源，以及资本。

我们很多人偏偏已经忘了这一点。有的人不仅忘了，甚至连幸福是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因此，拿到尉峰这本颇多苦菜意味的书稿，我读得很慢，很慢。我和他基本是同龄人，都出生在具有相似风土人情的雁北乡村，都有过被那个时代一次次淘汰过的刻骨经历，也都见证过社会在变动不居中、一日千里地飞速发展，也体验和安享着长辈们和自己青少年时代曾经付出后得到的“红利”。

这真应该算是“红利”，或者说是财富。虽然有时也自矜，却很难称之为幸福。因为，无须讳言，我们的物质越来越丰盈，而人心变得越来越不古。这是人们欲望愈加横流的缘故？这是人们变得愈加自私自利的缘故？这是时代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？

不知道。

因而我们越来越怀念过去的时代，哪怕是一个充满了艰辛和苦难的时代。

也因而，从这部散文集中，我看到了一个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高高大大的作家尉峰。

尉峰是一个历经几次生死考验的汉子。他见证过自己“孝悌”了的父母及大哥的无奈辞世，更是经历了战场上亲密战友在身边的骤然伤亡……“生死之义大矣哉！”其在作家心目中既可能是悲切的，也可能是庄重的；既可能是揪心的，也可能是释然的。人生总有生死。生的真挚、尽职、努力，也就死的无惧、安然。这大概是当过游击队长的父亲对他长期熏陶后的豁然，是克勤克俭、辛劳一生的母亲对他耳濡目染家教后的通达，也是军人生涯对他艰苦历练后的思想升华吧。总而言之，这是生者对死者的追远，也应该是死者对生者的庇佑。

尉峰是一个勤谨认真的男人。壶流河水不仅像周流的风一样，一刻不停地流经过湿地，流经过土坯墙，流经过生他养他的村庄，也像血脉一样流经他的身体，亮化他的思想，“淘练”他

的乡愁，乃至滋润他的生命。因此他当村民，仔细体验和体味了农村人所有的艰辛生活；当战士，他能十三年如鱼得水地融入军营以及战场；当公职人员，尽职尽责，业余时间还从事喜爱的文学事业。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”这虽然是孔子的感叹，却大概成了我认识的很多广灵男人刻在骨子里的珍惜时光、勤勉做事的人生信条或信念。

说到水，《道德经》有言，“智者乐水”。尉峰看上去不苟言笑，实际他内心情感真挚、深沉而丰富，特别还具备足够的聪慧和机警。何以知之？是书中告诉我的，他当过工兵，当过侦察兵。在我小时候看的电影和“小人儿书”中，这都是睿智和机灵的化身。一个士兵，能从战火纷飞、生死无常的战场中全身而退，不光需要运气，我觉得尤其需要“善利万物”……

这样的尉峰，既是一位不同凡俗的作家，更应该是一位能站立在我心头的高大男人。

一个人的一生会像风一样仅仅从世界一刮而过、无影无踪呢，还是像壶流河水一样，在不停流荡的同时，也给周边的湿地、村庄，以及村庄里无数的人们带来一次又一次的生机、繁华以及梦想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就像我们现代人该如何认识幸福，如何认识社会，如何看待人生。

也就像我读尉峰的这本书。不是我读过了就过了，就没事了，就烟消云散了，而是这些文字个个具有灵性，甚至神性，点点滴滴地在渗透我，在滋润我，也像是在供养我。这样的感觉大

约对于尉峰对于其他读者都多多少少有一些类似吧。

很感谢尉峰兄对我的信任和期待，很感谢文字中的尉峰与我倾诉和交流，尤其感谢他把我置身于洞天福地的广灵，叫我在独特而别致的湖光山色、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之中，回溯时光，品藻世间，畅游身心。

是为序。

2021年11月2日

曾强，大同人，文艺评论家、作家。现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，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大同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。



目 录

CONTENTS

初冬的原野	(1)
穿过故乡的风	(3)
打羊草	(14)
二 哥	(18)
放飞心灵的地方	(20)
感 动	(23)
观 灯	(28)
行走在时光里的乡韵	(30)
怀念母亲	(41)
鸡 殇	(44)
家乡的味道	(47)
戒 烟	(64)
橘子泪	(67)
苦菜的思念	(70)
蜡 嘴	(73)

老家的河滩	(76)
麻 雀	(79)
那墙，那砖	(83)
那山，那水，那人	(87)
南飞的大雁	(89)
女儿的高考	(91)
亲 戚	(94)
秋深芦花白	(98)
善 感	(101)
生长的声音	(103)
水上草原	(106)
水神堂情结	(109)
说不清的乡愁	(113)
思 念	(117)
童年趣事	(119)
我与湿地	(125)
舞 趣	(136)
下河湾	(138)
乡村情结	(141)
想起白麻	(144)
小 马	(146)
心酸的冰棍	(149)
寻找父亲的革命足迹	(153)
一盒鞋垫	(165)
一条破裤里	(169)

异地故乡情	(171)
悠悠挑水路	(174)
由花和叶说开去	(178)
在黄花中穿行	(180)
重走军营	(183)
走进六棱山	(190)
梦中的母亲	(192)
后 记	(196)

初冬的原野

天，灰蒙蒙的。寂寥的旷野上，风，握着他的小号，一会儿跑到这里嘀嘀嗒嗒吹上一阵，一会儿又跑到那里嘀嘀嗒嗒吹上一阵，俨然一位充满激情的小号手，到处播撒着他“冻”人的音乐。

成群的落叶，有杨树的，也有柳树的，纠集在一起，追逐着风满世界乱跑。仿佛一群虔诚的听众，被热情笼罩着，完全忘记了外面的寒冷。

一根枯竭的玉米秸，孤独地立在荒凉的田埂上，瑟瑟地抖动着，好像一个走失的孩子，因找不到回家的路而茫然地哭泣不止。风越逗他，他哭得越厉害。

一棵大树，不为他们的表演所动，兀自顽强地挺立着。也许，这就是项羽将军当年的那柄画戟，从乌江辗转来到高塘，在执着地等待着楚王魂兮归来。

乌鸦聒噪着落在结了些许冰碴的小河旁，“哇哇哇”地欢呼着。这时，一个满脸鼻涕的小男孩，捡起一粒又一粒小石子，不断地用力向鸦群掷去。由于隔着不窄的河床，力气又不足，石块都“噶噶”地落到了水中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十几只乌鸦吓得飞起又落下。

河水，无声地流着，继续着他们的征程，根本无心理睬两岸

的战况，倒是有那么一两尾小鱼儿，不甘寂寞，不时地探出头来瞧瞧热闹。

日暮时分，缕缕炊烟袅娜着身躯，悠然向天空升去。宛若一位妩媚的舞者，在夕阳的余晖里，伴着风的小号曲，尽情地舞着……

冬，就这么呼啸着来到了原野，来到了我们身边。虽然萧条，但毕竟给我们带来了希望。不是有位诗人吟过：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

穿过故乡的风

土坯、泥坯

在北方，盖房离不开土坯或者泥坯。特别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前，我的家乡大同地区。

那时的农村鲜有混凝土浇筑、砖瓦到顶的房屋，一般砌墙都用土坯或泥坯。好一点儿的人家最多在房子的四个角砌四个砖垛，人们称其“四角硬”。再好一点儿的人家，再在房子的后墙外单裱一层砖，而不是整堵墙全部用砖砌成，人们称其“后背硬”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大哥早已到了婚娶的年龄，但由于家贫，虽有媒人往来，却没能达成一纸婚约。后来好不容易有一家同意结亲，却又提出苛刻条件，没新房不嫁。无奈，为了大哥的婚事，父亲拿出全部积蓄，又借了一部分，才勉强盖了三间“四角硬”，总算为大龄的大哥完了婚。那一阵子，父亲走在街头巷尾，腰杆明显比往日挺直了许多，人们看他的眼神，对待他的态度，也似乎多了几分敬重。可又有谁知道他心中的焦虑和苦楚呢？我想，那一段时间，他的压力是很大的。作为男人，一辈子免不了遭遇几次压抑苦闷，看天天灰，看地地灰，灰的山河，灰的人烟。不过，有的人很快就走出这灰色的笼罩，而有的人却需

要一生。

在我的老家东崖头村，无论谁家盖房，土坯都是自家打造。要是用泥坯，就得找一些人帮忙，尽可能在一两天内做好盖房用的全部泥坯。由于泥坯比土坯结实，因而用泥坯的人家比用土坯的人家多。但是泥坯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，不如土坯平整规则，砌的墙缝隙小。还有，只要盖房不是很紧急，只要有时间，土坯能够一个人慢慢地做，没有做泥坯费钱。做泥坯还得找帮手，还得好酒好肉好烟招待人家。

泥坯之所以比土坯结实，是因为加了切碎的草秸。有加稻秸的，有加黍子秸的……最好的是胡麻秸。听老人们讲，胡麻秸耐沤，持年头。

村人称“做泥坯、土坯”为“脱泥坯、土坯”。不管是哪个，工序都很简单。脱泥坯通常要在傍晚前，先将土和切碎的草秸一层一层地铺开，然后再由中间往外翻掘成坑，并蓄满水。浸泡一夜后，于次日早晨用三齿钉耙把泥草搅拌均匀，再穿着雨靴在上面反复踩，直到踩得泥筋道了，就可以脱泥坯了。一般情况下，两人一组，一人负责给用木板做成的模子里铲泥，另一人负责用抹子把模子里的泥压实，抹平，启模。由于每次铲的泥不一样多，往往是平一块，凸一块，很难做到规则平整。

脱土坯更简单，只需要一个模子，一个石锤，一把铁锹，一个人就能完成。

那个用土坯盖房的年代，在我的家乡，从大地回暖到秋收之前，随便走进一个村庄，就能看到有人在土塘里脱土坯的情景。他们把石锤放在湿土堆前，再把模子放在石锤前，用铁锹把湿土铲进模子后，两手扶着石锤的手柄，赤脚把模子里的湿土摊平，

多余的拨出去，反复踩几下，然后用石锤“咚咚咚”锤三下：前边一下，后边一下，中间一下，就可以启模了。之后，把土坯码到一边，一层又一层，跟砌墙似的，晾晒干就能用了。

脱土坯给人的感觉不是劳动，倒像是一种舞蹈。在夕阳的映照下，在微风的轻拂下，在稼穡叶子的伴奏下，他们娴熟轻盈地舞着，动作潇洒优美，干净利落，一整套动作一气呵成，仿佛一只只大鸟在土堆上不停地翻动着翅膀，让人浮想联翩。

我家盖房前，父亲也脱了几天土坯。有一天，趁父亲休息的时候，我也学着他的样子铲土，踩土，却不能像他那样麻利地提起石锤锤土，顶多吃力地把石锤提到模子上就不错了。看来，任何宛如跳舞一样轻松的劳作，皆是由气力和技巧做支撑的。

后来，随着盖房工夫的逼近，而父亲的土坯却脱了没多少，才连忙找了几个突击脱了一些泥坯，凑够砌墙的原料。因此，老家盖的那三间“四角硬”，既有土坯，又有泥坯，实属少见。

到了九十年代，随着农村经济收入的日益提高，砖厂兴起，人们开始争相盖起了砖瓦房。自此，土坯（泥坯）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，成为一代又一代人辛酸的记忆。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整齐划一、窗明几净的红砖红瓦新房。

自此，那种像火苗一样跳动在原野上的力量之舞，在我的家乡逐渐消失，犹如那一缕缕升空的炊烟，渐行渐远，成为农民心中永久的诗行，成为村庄亘古的回忆。

耨

有一种炊具，估计城市人听也没听说过，更别说见了，但是

在农村非常普遍，以至于家家户户离不开它，离开了就做不成饭，就得饿肚子。起码在二十世纪之前是这样的。

它就是耨。一种用来给炉灶鼓风吹火的风箱。《贺新郎·酬辛幼安再用韵见寄》曰：

离乱从头说。爱吾民、金缯不爱，蔓藤累葛。壮气尽消人脆好，冠盖阴山观雪。亏杀我、一星星发。涕出女吴成倒转，问鲁为齐弱何年月。丘也幸，由之瑟。

斩新换出旗麾别。把当时、一椿大义，拆开收合。据地一呼吾往矣，万里摇肢动骨。这话霸、又成痴绝。天地洪炉谁扇耨，算於中、安得长坚铁。淝水破，关东裂。

这首词出自宋朝陈亮之手，是淳熙十五年（1188）冬与辛弃疾互相唱和中的一首。词中提到的耨就是我们文中要说的耨。

由此可见耨的历史非常悠久，至于起源于什么朝代，无证可查。不同的是，古代的耨为皮制，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耨是木制。那么又是何时由皮演变成木的呢？

据说，耨的制作要求很高，不是一般木匠能做得了的。做好了，推拉轻松自如，风力十足；做不好，劳神费力，纵然累得大汗淋漓，风也是细若游丝。

我姥爷家世代木匠，除三舅吃了公家的饭，没学木工外，大舅、二舅及表兄们皆子承父业，而且青出于蓝胜于蓝。表兄们的悟性很高，只要见过式样、图案后，没有做不来的。我结婚的家具就是二舅和表哥打造的。那时，我在大同当兵，托人捎回当时城市时兴的组合家具和双人床的画图后，他们就动工了。等我婚前回到家，家具早已打造好，而且与城市商城里卖的无二，我顿感惊讶，对表兄们的手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后来，由于成品家私

市场的繁荣，加之木工工钱偏低养不了家，表兄们纷纷改行去做别的活计了。

我母亲虽然没有正式学过木工，但生在木匠世家，耳濡目染，也多少会些。家里有个小板凳就是母亲做的，榫卯严丝合缝，高低恰到好处，颇得前来串门的邻居们赞赏。听村里人讲，水平一般的木匠是做不好小板凳的。母亲没学过却做得很好，可见任何技能抑或艺术都是需要天赋和悟性的。

小时候，我没少在灶前帮母亲拉耢。特别是做水饴饽之类的玉米面食时，如没人帮助烧火，一个人根本完成不了。

由于我人小力薄，加之耢做得不好，以至于每推拉一次，如不使出吃奶的劲就难以完成，因而每每怨声载道。于是，母亲打开修了几次，没想到耢竟然越来越轻巧好拉了，不太费力气，我就很乐意在母亲做饭时去帮助拉耢。拉着拉着，就觉得耢发出的嗒嗒声和呼呼声，像一种音乐，谈不上婉转悠扬，却也给枯燥的做饭时光增添了无限情趣。看来境由心生，不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。

改革开放后，随着电动鼓风机的兴起和应用，老旧的耢渐渐退出了厨房，被弃置在杂物间的角落，从此哑口无声，沦为一堆烂木头。

再后来，随着电磁炉、电饭锅、微波炉等厨房电器和燃气灶的推广和普及，农村的灶台和大铁锅也不复存在。但年纪大些的人家还有所保留，留着做水饴饽，或者客人多时蒸糕用。

而耢彻底消失了。就像那匆匆飞走的雁阵，只留下它的啼鸣在农村上空回响，偶尔随着雨滴、雪花飘落在我的心头，或者随风吹入我的心间，醉了一池心湖，潮了一颗心，吹也吹不干。